

子书
四十八种

春秋
左传
公羊
谷梁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

使人本或作使之

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

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

於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與賤尚榮其行榮俗開本多作客錢據計臺本校正以自好而

樂生原憲曾閔之屬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甚富疑當有且貴二字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

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

案數語疑有贖字

莫能以樂生而終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

夫人有義者雖貧能自樂也而大無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

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

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

千萬之珠謂其賈直千萬也本或無之字者非故物之

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

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

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

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地動四時化者非有它也其見義大故能動動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顯德行民闇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大嚴潛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第三十二

本傳作江都王

命令相曰

命令疑是令問

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罍大夫車成

罍即鼻字謂鼻如也車成即苦成

越王與此

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為霸主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為

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以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其

於君何如

本傳以泄庸與種蠡為三仁

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

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王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

王舊本訛作主案春秋時大夫稱主仲舒必不

對王稱主

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對曰我欲攻齊何如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

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為坐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况乃與為詐

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漢書作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致無為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為賢者。比於仁賢。何賢之有。譬猶玳瑁比於美玉也。仁賢本或作聖賢。玳瑁漢書作武夫。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昭明。歷年眾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眾知類也。知本或作之。其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為明。不敢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取之此。

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年不敢當。雖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皆

編於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

子弗得立。蔡世子逢丑父是也。襄卅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至昭十一年。夏。楚子虔誘般殺之。至冬。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此未踰年之

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即王父父所絕。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不

得念母。衛輒之辭父命是也。莊元年三月。夫人孫子孫傳曰。不與念母也。哀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傳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受

命而海內順之。猶眾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太祖先人之容貌。

則其至德取象眾名尊貴

本一作尊賢

是以聖人為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為之廢

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知羣心貳自引而

激順神明也。

自泰伯至德以下至此文參錯難曉

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幅湊歸之。高者列為公侯。下

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故

故字各本無大典有文勢似亦難貫

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

稱君。殊魯而會之。為其夷狄之行也。

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曰局為殊會吳外吳也

雞父之戰。吳

不得與中國為禮。

昭廿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曰局為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此為禮當作為主

至於

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傳曰吳何

及吳子于黃池傳曰吳

何以稱子吳主會也

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為主。避齊桓也。

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

其言來何與

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勑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

不得偏僻紀侯與鄭厲公也。

經於公會紀侯鄭伯之下書己巳之戰傳曰局為後日恃外也舊本訛作後其己今改正

春秋常辭。夷狄

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為禮。避楚莊也。

在宣十二年詳見竹林篇此文

反背疑當

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為諱。避齊桓也。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

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局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又二年城楚丘傳曰不及事也邢

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

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稻

之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無傳。蓋不殊林父。所謂內之也。而何氏以為見使于晉。卑故不殊失之。

矣。吳俱夷狄也。祖之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襄十年公會晉侯以滅國十五有餘。下會吳于祖。無傳。

獨先諸夏。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曰。此仲孫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

禮也。又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曰。此晉魏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舊本魯作曹。誤。盛伯。郤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為其與我

同姓兄弟也。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曰。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又

僖廿年。郤子來朝。傳亦與上同。外。出者。眾。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為其亡母背骨肉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仕諸晉

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又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陀石彊出奔陳。無傳。滅人者莫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

賤其本祖而忘先也。僖廿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何以名。滅同姓也。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脫下有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闇者。在桓五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耳聞而記。目

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在僖十六年。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

者眾矣。而儀父獨漸進。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傳曰。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

秋致其意。謂之如會。襄七年。公會晉侯以下于郕。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言如會致其意也。路子離狄而歸

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

則其至德取象眾名尊貴

本一作尊賢

是以聖人為貴也。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為之廢

適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泰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知羣心貳自引而

激順神明也。

自泰伯至德以下至此文參錯難曉

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幅湊歸之。高者列為公侯。下

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故

故字各本無大典有文勢似亦難貫

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

稱君。殊魯而會之。為其夷狄之行也。

成十五年叔孫僞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傳曰曷為殊會吳外吳也

雞父之戰。吳

不得與中國為禮。

昭廿三年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傳曰曷為至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此為禮當作為主至於

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 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為主。避齊桓也。

及吳子于黃池傳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

傳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

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

魯桓即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東。紀鄭與魯勑力而報之。後其日。以魯

不得偏僻。紀侯與鄭厲公也。

經於公會紀侯鄭伯之下書己已之戰傳曰曷為後日恃外也舊本訛作後其己今改正

春秋常辭。夷狄

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為禮。避楚莊也。

在宣十二年詳見竹林篇此文

反背疑當作反道

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為諱。避齊桓也。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

已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又二年城楚丘傳曰不及事也邢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文大略與上同舊本作春秋不為諱衍不字今刪 當其如此

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

二月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稻

之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襄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無傳。蓋不殊林父。所謂內之也。而何氏以為見使于晉。卑故不殊失之。

矣。吳俱夷狄也。祖之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襄十年公會晉侯以滅國十五有餘。下會吳于祖。無傳。

獨先諸夏。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曰。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

禮也。又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曰。此晉魏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舊本魯作曹。誤。盛伯。郤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為其與我

同姓兄弟也。莊八年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曰。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文十二年。盛伯來奔。傳曰。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又

僖廿年。郤子來朝。傳亦與上同。外。出者。眾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為其亡母背骨肉也。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曰。仕諸晉

也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又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無傳。滅人者莫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

賤其本祖而忘先也。僖廿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何以名。滅同姓也。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闇者。在桓五年。隕石于宋。五六鵠退飛耳。聞而記目

見而書。或徐或察。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在僖十六年。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

者眾矣。而儀父獨漸進。隱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傳曰。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

秋致其意。謂之如會。襄七年。公會晉侯以下于鄭。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言如會。致其意也。路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亡。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傳曰。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

是以包來首戴洮踐土與操之會。陳鄭去我。謂之逃歸。操之會即襄七年會鄭之事時陳亡也。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鄭伯逃歸不盟傳曰不可使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傳八年盟也何氏云安居會上不肯從桓公盟此鄭伯乃又公捷也鄭處而不來謂之乞盟。傳八年會王人齊侯以下盟于洮鄭伯乞盟傳曰處其所而請與也。陳侯後至。謂之如會。傳廿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洮。疑我貶而稱人。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曰公諸侯朝魯者眾矣而滕薛獨稱侯。在十一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見在桓六年詳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曰吳何以有君有大夫賢李子也。又莊廿三年荆人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尊。昭廿五年宋公佐卒于來聘傳曰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尊。曲棘傳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憂魯昭公見逐而欲納之也。又成二年鞏之戰有曹公子手傳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

奉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主客。舊本作至容誤。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故之級。

者也。以德多為象。萬物以廣博眾多。歷年久者為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

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大辰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三

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辭不可曉并疑。其猶蒼首莖而共

一本龜千歲而人寶。而下當本有為字。是以三代傳決疑焉。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天得

眾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

食並吉凶。不以其行。有星弗于東方。于大辰入北斗。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宋衛陳

鄭災。王公大夫篡殺。春秋皆書。以為大異。不言眾星之弗入。賁雨。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

民死亡。不決疑於眾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著主名。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傳曰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

中國邑人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隱五年衛師入盛。傳曰將尊師眾。稱其率師。將尊師少。稱從主人。君將不言臣。臣不言師。稱將卑師眾。稱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

其重者也。王夷君獲。不言師敗。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傳曰楚

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曰君獲不言師敗績也。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

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荀階

大典作自此而觀之。可以知天地之貴矣。夫流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

加。雖為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僖十五年天無錯舛之災。地有震動之

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眾矣。莫言還至。師

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刳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莊八年傳曰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

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為君父受罪。

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說公羊

有此言故何氏隱元年註云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殺隱桓以為遠祖。宗定哀以為考妣。至尊且高。至顯且明。其基

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常數十年鄰之幽人近其墓而高明

文訛不曉

大國

齊宋離不言會

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傳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案此在所傳聞之世而下文即言所見之世文不相蒙疑有脫文此齊宋當作齊

鄭微國之君卒葬之禮錄而辭繁

小國卒葬在哀公時者皆卒日葬月遠夷之君內不外

子皆進

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

哀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國書帥師伐我正以雠十九年書齊人等

伐我西鄙而此不言鄙故也鄙

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

顯明

襄廿一年邾婁庶其鼻我邾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

疑當作

隱桓親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

隱元年

于稷之會言其成宋亂以通外也

在桓二年書以成宋亂舊本于稷之會下有日二字因上而誤衍也又脫成宋二字今訂補益師不日見臣思之濃厚此斥言成亂見君思之濃厚故二事相比也傳曰遠也此

通外疑亦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為外以近內也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曰會兩伯之辭也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

其中之事則是非可知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

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諱而效天地謂之號

諱舊音大角切

案集韻許教切大嘯也莊子齊物論激者謫者釋文云謫音孝李軌虛交反此與效號聲相諧則當從釋文集韻所音為得之鳴而施命謂之名施命舊本倒作

非命施名之為言鳴與命也號之為言謫而效也謫而效天地者為號鳴而命者為名名號

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鳴號之號平聲亦疑本是謫字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

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句不可不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

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候奉之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

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暝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

而已五號自讚各有分分中委曲曲有名名眾於號號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

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

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案此從公

羊說故與周禮左氏傳爾雅異然公羊桓四年傳並無夏獮之文何休云不以夏田者春秋制也以為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則此夏獮

二字當是後人妄加以為衍文可也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句是故事各

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

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今詩作有倫有脊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

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

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偏德不

能匡運周偏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故曰天覆

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兼愛本亦作兼受謂地能持載又能容納義亦

可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料權料溫料羣料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

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羣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

而失本則所為不立所為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委舍即委

卸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眾不親安

眾不親安則離散不羣離散不羣則不全於君上用權於變上有脫文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為名

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為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反其真則黜黜者還昭

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

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譖已玉篇譖落干力但二切誣言相加被也今世闇於性言之者

不同胡不試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音餘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也詰性之

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音餘既不能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毛

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實石

則後其五言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

之辭是也柰眾惡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為名柰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

何柰哉

柰說文作集如甚切弱貌蓋惡強則肆見於外故欲馴之使無暴也即下所云損其欲輟其情者是也

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之

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

天有陰陽禁身有情欲柰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而月之魂常厭於日光

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身猶

天也禁天所禁非禁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不能柰察實以為名無教之時性何遽

若是

舊本性字下有禁天所禁非天也七字係因上文而行本無者是何遽舊本作何據下篇又作何處皆訛今改正

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

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

外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

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瞑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瞑為號以實者言弗扶

將則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耳目臥幽而瞑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

可謂見今萬民之性

今萬民之字下俗間本誤以下文言無驗之說至故謹於正名名非四百六字隔性字之上今依官本移正

有其質而未

能覺譬如瞑者待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與目之瞑而覺一

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性而瞑之未覺。

如通

天所為也。效天所為。為之起號。

故謂之民。民之為言。固猶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之矣。是正名號者。於天地。

之所生。謂之性情。性情相與為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奈其情何。故聖人莫謂性善。累。

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窮。

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

絕句本或作中民之性連下讀下篇如此然此處非也

性如繭如。

卵。卵待覆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

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

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

本作以成民之善性為任也今從大典本

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

意而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已善。則王者受命。尚何任也。

此也讀若邪本亦作矣

其設名不正。故棄。

重任而違大命。非法言也。春秋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

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者之所誤出也。

非春秋為辭之術也。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為哉。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

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

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

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善。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未易當也。本或作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奚為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為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為無王之世。不教之民。民上舊本有名字係衍文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次質字舊誤作之大典本作也何本作質之二字。今案止當作質字。為是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終

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美辭疑是

異天之所為止於繭麻與米。以麻為布。以繭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

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

名天下以為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矣疑當作歎使萬民之

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為萬民性

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

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繅以涓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

而後能為善。善教訓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

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

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

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

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意也。其義上本或無真字何本有錢疑當作名真其情也。

乃以為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